

吾友黃觀樂取晦菴朱氏諸書

四書外者粹為十加博註增說

曰朱子成書俾予序嗚呼是可以言

成矣朱子前蓋未嘗有此書也傳註

繁蕪雜著偏駁至通之而後釋然出於

正然自為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意

也朱氏始而後六經之說繁然復興誘

子乃家之可傳者亦各有論著如終條理
可以言大備矣昔者吾

夫子蓋未嘗著書書之詩刪春秋筆
削而今補四書者六經如可後尊集註
者它書皆可略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為
時文時每欲窮索古人心曾趣味不但
雷同是非止當盡然朱氏書漫試該同

輩朱氏於熙寧元祐孰主介父君實
孰右無不謂云元祐右君實且乃殊不盡
然繇是觀之議論之不可盡如此况學
問哉四書外以大有事此成書之不容
已也今成書為大樞圖通書此所為異象
山而費論辯者也正蒙繇易以起而啓蒙又
本義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之同

體兩心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
西山相與沈潛越悟天人之要而門弟子之
不得聞者也寇氏喪祭折衷三千年之異
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流行
造化之妙度皇極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
博於參同契律呂書若陰符之說所以祛
世惑而反三正者皆不可不知也

書者天地也是十書者二氣五行也微是
十者蓋以爻曰書之用不觀於此者亦無以
集朱氏之成學者就心以言思之三書不
足以稱然亦省矣乎不然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觀樂是編譜語錄全集
披同時往後跋涉闕訂疑確以將類詩
話雜說於外如于種未慙也觀樂學於

先子有年往沒廬山西坡家有異因得遺
墨今為此書與勉齋西坡皆留家書云力於
朱門云 大德乙巳冬至廬陵劉將孫
謹書



朱子成書凡目

書及口爲集不分卷目

各書本文下大字爲朱子解解之下小字

間有附錄而大字者以所附之說自有

太極圖後序正蒙禘祫議是也家禮纂綱

附錄低一字載目之次云

附錄以朱子爲主他書之互見同時之講明

之難疑後來之闡說俱附焉

朱子之說有先後複出者有答問異同者有一時

之言者有著定爲書者附錄之亦不無隱括增

損如春秋陔趙集傳所謂委曲亦其是也須溪

劉先生云四書附錄或一語半句或數幾於
若稽古三萬言未必四書煩若此
為戒云

各書本圖外諸家別有分圖開說者
集

朱子云諸公稱號如泰山海陵徂徠溪溪日

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徂徠泰山公卿益

公無益稱爵無爵稱官如史

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

或兼以號舉如今人稱郡姓名如

凡茲邪則直如姓名如今是書所引姓氏

率倣此濂溪康節明道伊川晦庵六先生

稱子諸先生稱號稱氏謚議奏請稱名

各書之首附載諸君子平生出處大槩於

程載通書後錄

近年山林著書有流布者隨所見間取錄

天圖有會稽嚴氏光天圖義大衍數有

氏易東索隱律呂書有安成彭氏金在說

又如鶴山魏氏之論啟蒙巽齊歐陽氏之論陰

符須溪劉氏之論參同陰符各於中採摭

為用云

間有一二間見得之父師者附附後不得以

按字別之而僭妄無所逃罪云

朱子成書凡目

朱子成書

太極圖

濂溪先生周惇頤茂叔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通書

濂溪先生周惇頤茂叔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西銘

橫渠先生張載子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正蒙

橫渠先生張載子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撰

律呂新書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皇極經世指要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撰

周易參同契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漢魏伯陽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陰符經

唐李筌述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解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學名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以先
生而年也請得為公讀書何如生平日公老無
矣其年也請得為公讀書何如生平日公老無
語二也請得為公讀書何如生平日公老無
先欲深治之南安獄有程公二子是初生知其
達力如爭治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與可轉運
去亦感此尚可仕乎殺人以歸取與可轉運
達亦感此尚可仕乎殺人以歸取與可轉運
南昌縣人喜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屬得所
罪矣於實是以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屬得所
先生手吏實不以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屬得所
人君手吏實不以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屬得所
終不釋公臨守甚威而趙公之使不從趙公之
所為乃假執其手生而趙公之使不從趙公之
茂叔也於部勤新學之校以失教荒絕島嶼表
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校以失教荒絕島嶼表
所不至亦必緩視徐其務以洗荒絕島嶼表
任施設措置未必盡其務以洗荒絕島嶼表

程頤於時皆不親及其傳而聖益以開宋而發乎天
人於時皆不親及其傳而聖益以開宋而發乎天
百代功人所以使孔孟絕學而獨盛於宋而發乎天
事狀云先師所繫治道州所營道縣為不溪之朱子
周氏名博願生世茂救用舅氏龍園學之士鄭姓
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及事陽令者薦以
先南安軍司理參軍移及稱之部使者薦以
改為大理寺丞知洪州軍移及稱之部使者薦以
官初用趙清獻公事移及稱之部使者薦以
寧運判官改遷刑部郎中歸未幾而病亦會
水齋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而上其印
綬命司南而先時生卒再熙寧六年復奏起先生
朝命及門而先時生卒再熙寧六年復奏起先生
也年五十一而先時生卒再熙寧六年復奏起先生
博學力有餘而先時生卒再熙寧六年復奏起先生
安清憲行有餘而先時生卒再熙寧六年復奏起先生
博學力有餘而先時生卒再熙寧六年復奏起先生

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大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
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
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大極也○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大
極也此以下與圖指畫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
○之發也五性圖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
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
凶悔吝所以由以生也又得夫秀之精一

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
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
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
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
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肆邪侈
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
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
○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
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而生陽元未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性命之
行也靜而未動之陰便足於陰靜之中自有陽之
大極陽動之靜所以必有陰之根於陽而行者常
陰所乘之機曰理然於氣而行者常依而未嘗相
靜氣也氣行則動靜者所乘之機依而未嘗相
離也○國解八動靜者所乘之機依而未嘗相
語氣最精蓋太極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形而
陰陽有動靜底底有箇定底底分一分靜互為
其根是定流底底有箇定底底分一分靜互為
立焉是定流底底有箇定底底分一分靜互為
變易便是定流底底有箇定底底分一分靜互為
陽二氣更無停息如木水火土是對待底○陰
以三屬陽二氣更無停息如木水火土是對待底○陰
便是木之陽二氣更無停息如木水火土是對待底○陰
便是火之陰二氣更無停息如木水火土是對待底○陰
便成是火之陰二氣更無停息如木水火土是對待底○陰
為之也○者大極之理五行以將元亨利貞者甚
好大極之理五行以將元亨利貞者甚
陰元大極之理五行以將元亨利貞者甚

是水○兩儀是天地與
畫卦兩儀意思又別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
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
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
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
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
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
有所虧欠間隔哉

朱子曰或問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
 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
 一陰三陽也二四陰也又問木火何以謂之陽
 水何以為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木火何
 夏而為陽金水王於秋冬而為陰五行之序
 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之序也五行之序與
 金水者五行自相生者陰陽之序也五行之
 行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
 氣之相與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
 生木地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者陰陽之序
 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者陰陽之序
 循環相與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
 生木地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者陰陽之序
 有是二端何氣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
 之解也流氣用而生者原於對待
 者木於流氣用而生者原於對待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

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
 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其實
 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
 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
 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
 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者稟有不一然太極之理
 未嘗不一行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
 之理而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
 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
 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其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以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

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朱子曰或問周子言無極之真知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大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是仁義禮智信是性動靜陰陽是心水火木金土是五之精妙合而凝是萬物是萬事無極之真南軒張氏曰非無極之真為一物與二五之精相合也言無極之真者不存其中也○平巖葉氏曰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學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大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而動靜之理與天地之心同而人極者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故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體大極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意也。要當於未發之時，即其躰而不失其存之
之妙。已發之際，循其端而不昧乎察之之功。則
人欲可息，天理可明。而聖可希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
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
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
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
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
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
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南軒張氏曰：此說明三才之所以立也。天之陰
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所立也。然也
曰：六爻之動，三極之仁義，皆太極之所立也。然也
事也。亦不越乎動靜陰陽而已。原其始而知所以
以生，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
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
行，五則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太極本乎
無極也。始則原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乎？始
理也。非知始則終矣。古為一事也。只此理而
然也。非謂死生之極，別為一事也。只此理而
有定理。則死生之極，別為一事也。只此理而
而巳。始處是生，終處是死。則死生之極，別為一事也。只此理而
處說。生巳處是生，終處是死。則死生之極，別為一事也。只此理而
事皆屬陰。以公事為不可變。則底事皆屬陽。巳判之
端之聖。陰以嚴氣言。曰：陰一陽一。無非發陽巳判之
太極也。在天以嚴氣言。曰：陰一陽一。無非發陽巳判之
柔在人也。德言曰：仁。曰：義。此陰一陽一。無非發陽巳判之
死生者。物之終始也。仁言曰：義。此陰一陽一。無非發陽巳判之
行之妙矣。此太極大用。故引以結證也。凡此二端，發
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也。凡此二端，發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于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南軒曰此圖易有太極之象其意蓋備於此而此圖亦盡之矣又曰此圖大易之所為至極也初也李者以不自盡其心而能之矣夫物之所謂不能過於中則其心已極矣所謂主靜即此也程子曰此圖無久於動靜之際者致

○此圖為太極之象其意蓋備於此而此圖亦盡之矣又曰此圖大易之所為至極也初也李者以不自盡其心而能之矣夫物之所謂不能過於中則其心已極矣所謂主靜即此也程子曰此圖無久於動靜之際者致

論曰愚既為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

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

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

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

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

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為陽

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

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謬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焉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

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獨之此爾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備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

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

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

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
而淺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
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
條理精密而踈暢讀者誠能虚心一意反覆潛玩
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
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某傑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
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
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
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
耶其竊以爲此圖立象事雖意則微周子蓋不

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
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
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
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午年見此圖於張閔中觀其答張閔中

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
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
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
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
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
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爾
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於周

子程子亦云既以復于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
癸巳四月既望朱其謹書

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遺書四十一章由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其集次皆已
校定可繕寫某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
廣矣然皆不能無訛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
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
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遺書之言蓋皆所
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
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
好學論等篇乃亦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

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
陳搏以太極圖傳仲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
胡宏仁仲則以為為種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
而以其語二程而末嘗有所為書此謂圖象乃先生指
畫以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蓋皆未見潘誌
卒不若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
兩本皆非其也陳腐之說乃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
辭說又皆非佛老陳腐之說乃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
其決非先生之道也可知矣通疑即通書也觀此則
既依經以解其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
者心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
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
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
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

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
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
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
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
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
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
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
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端至於
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
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
此亦略可見矣

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二章亦如之類又
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
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按廣漢張
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
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
阜以示不忘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
而誤遺之者如蒲錫白言初見先生於州人耶而
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而歎曰山乃有斯人耶而
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錫又稱其
孤風遠操寓懷於聖矣之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
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
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
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
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別

如是正以補其缺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
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
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表復
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銀板學宮以與同志之
士共焉淳熙己亥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

朱子江州書堂記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
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宋而五
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清者出焉
清明之實得之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
傳有程氏道射建國著書根極要領使
人倫之著事物之衆而推明之幽莫不
于倫之著事物之衆而推明之幽莫不
志之士得公孔子孟氏之神傳然復
代之明者鳴呼盛哉行而祠堂記曰
道不與天呼盛哉行而祠堂記曰
人而與天呼盛哉行而祠堂記曰

知上達而帶於形器以不足者不務下學而
於虛空優於治己者或不本而推之也
就功名者又未以道學不傳而異端起
先生出言聖學之有要而天下之有本
之誠心致身於上可以達明而天下之
知誠心致身於上可以達明而天下之
而規模宏遠矣下格河洛而世受之傳
復開先掃平矣下格河洛而世受之傳
堂記曰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
實不難乎日用之間其智剛柔善惡之
用者一實不難乎日用之間其智剛柔善惡之
理者一實不難乎日用之間其智剛柔善惡之
篇之於傳此先生之外教所以經論往
大者功於斯出也又教所以經論往
灼見道體之常情勇往直前二
底道令後之學真得千聖以
有無不落落方體真得千聖以
只是此理散為萬昨如孔子教人雖是
逐事節也

箇道理未嘗說箇大頭若孟子然四方八面合湊
來也自見得箇道理無虧欠也此處節之推仁且如
隱之元從此處極推上去則此處節之推仁且如
總之元從此處極推上去則此處節之推仁且如
白見得箇道理無虧欠也此處節之推仁且如
皆得有此箇道理無虧欠也此處節之推仁且如
熟縱橫得妙用只是這數官字也此處節之推仁且如
之語言稱得先重極是合官字也此處節之推仁且如
同時而出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守字發明無不
言語而所出者太極却論其格則太極不易先
其綱領意思而論其義則太極不易先
槃之綱領意思而論其義則太極不易先
天約蓋合下規其不自然而二思然在太極之精
而內又不然規其不自然而二思然在太極之精
數言以則先規其不自然而二思然在太極之精
而八以則先規其不自然而二思然在太極之精
行而四以則先規其不自然而二思然在太極之精
二而四以則先規其不自然而二思然在太極之精

子黃若一難告只是此許多節夫一看出來如何看
極如未更宜復生亦必燒爾而笑也一字不周子
得書解更宜復生亦必燒爾而笑也一字不周子
二書解更宜復生亦必燒爾而笑也一字不周子
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燒爾而笑也一字不周子
氏曰政使濂溪復生亦必燒爾而笑也一字不周子
爲道在太極之前凡所謂太極者乃道之名而道
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渾之木判者乃道之名而道
是者氣形已具而渾渾之木判者乃道之名而道
矣道不知道即太極也函子曰極道又以其道與
日道以道即太極也函子曰極道又以其道與
列子以道即太極也函子曰極道又以其道與
儻非周子論之極也函子曰極道又以其道與
極之謂道非其氣也函子曰極道又以其道與
有極之謂道非其氣也函子曰極道又以其道與
乎曰一而爲天即太極也函子曰極道又以其道與
太曰一而爲天即太極也函子曰極道又以其道與
則曰一而爲天即太極也函子曰極道又以其道與
以氣形初氣之名始於此始於此始於此始於此
類也氣形初氣之名始於此始於此始於此始於此
者欲自立一文公新竒之論而已於文公無疑之言
友慮政

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

按朱子於書無不結正而馬子二書

道九年已於三月終之於前五年

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此也終身

不與陸氏兄弟爭辯以至於此也

亦以指論太極圖說之非意分史分

嘗以指論太極圖說之非意分史分

蟹愛及屋上鳥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
 生全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揚彭澤米偶似西
 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
 造物乃其徒魁同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
 黃氏口周書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
 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
 民菲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
 千占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
 水配茂叔以永父計所得多矣余詩詞不及
 故猶學其以永父計所得多矣余詩詞不及
 羨酒寫清聲不漁民利引又爲詩於名水清
 蕭雪白清聽濤延五老澄明激食芳芳致薄
 青錄白鷗芳與宮訪開人問學音方不知何
 逆勝日方與宮訪開人問學音方不知何
 散長醉高荷爲益方同生方少月爲家懷清
 寒芳角弟平沙八六同生方少月爲家懷清
 城芳明弟平沙八六同生方少月爲家懷清
 白雲明弟平沙八六同生方少月爲家懷清
 散余
 太極引詩錄

朱子成書

通書

廬陵後學 黃瑞節 附錄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
 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
 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
 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
 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
 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
 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
 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

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啓
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出世取寵
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文也學人
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為學也
用無窮矣故此一書皆發端以示人若其度越
而子與易書詩春秋語孟莊周論語皆將而欲其
叙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修而欲其
書者則傳焉。朱子曰：『大極圖說』這道理自一而二而
通如誠無為幾善惡崇以道使可上接諸孟曰比
行須是子細看。或問：『通書』與『孟子』較闊。曰：『此
語子與分曉精深結搆密而其所論則不出乎修
書文疏之高簡而未嘗別談無極之先論文字之外也。
已治人之事未嘗別談無極之先論文字之外也。
通書近世道學之宗也。而馬雨者氣象不侔。
誠者聖人之本

誠上第一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
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
而已此書與大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大極也

伊川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下欺其次矣無妄者實
理之自然而無一息之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
知實理之當然而不
自欺欺乃自誠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
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
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
源即圖之陽動也

朱子曰此繼之者善也
統言一箇流行本原

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一義有交易有交易交易易交易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交易易是陽交陰交陰交陽交陽交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晝交寒暑屈伸往來是也誠者聖人之本言大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通繼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解大哉乾元以下成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性流行處又通繼上文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無不實處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

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一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

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

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工夫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學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者指人之實有止此理者而言也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止此理者而言也上章以天道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从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實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由庸子思傳道之書不不正言其至也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身于克誠誠字始見于此元城劉安出問司馬溫公學道從何入曰自誠入文問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北溪陳氏曰誠字後由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至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行其所無事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

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

象也

朱子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動之初是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窮察幾也非其初有善惡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亦誠之微也

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是物也若動處不謹微有過差便是惡。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蔡季通問誠無為幾善惡與太極五性賦却有不善惡之分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為矣如何又動而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若要頓放得不是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人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人誠無為五性具則其下未可便着善得字如人欲方是誠無為五性具則其下未可便着善惡字如何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則其下未可便着善惡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如也。又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如是如此又如一弓與聖人用也。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為便是仲弓與聖人用也。知賢才而舉之。則一子可以與邦一弓與聖人用也。知賢才而舉之。則一子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關礙多其着處便是惡。或說善惡為男女之分。或以陰陽而言之。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陽之分。或以陽而

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天理人欲之分，只爭箇子。故周子只言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幾字，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這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發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

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朱子曰：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通者，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問：韓子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如何。曰：愛則仁，情則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是把愛做仁了。所以不同。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

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

者也。

朱子曰：此就聖人性分上說。聖人台，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

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朱子曰：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不同。安是自然執是執持。

發而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

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動也微幽也言有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不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亦廣也周備也言其不可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周所以周而不可窮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非聖人所謂神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項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幾善惡之兆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言聖人感善惡之兆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幾如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未稍皆是通也。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却在起頭一豈子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而未分者便是。通書言主靜審幾謹獨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日之氣曰書所為相似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朱子曰誠精者直是無昏夾雜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妙應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朱子曰問誠神幾字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誠是存主處神是發用處幾是決擇處然

在幾也。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其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誠將發而為神之微，始也。在靜無動，有之問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中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而論言也

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一善之中擇中而主焉○

自暴者便謂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謂是柔惡之所為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莫不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問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過而改故耻由重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

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伊川程子曰思曰睿思慮之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得則思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事與前事雖同而思之致思亦極非初有這事之後後思引動得清者出來

人思慮於皆混濁又自明快○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睿有思有不無不通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

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名

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其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

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生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之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屬陰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

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

於慢者

朱子曰或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須先入朝自然
有和告直是盡得敬不待勉強若君失其所自
極其恭失其所自以為臣如何會和禮者猶天尊地
君臣失其所定甲高以陳而貴賤位然其器也及
甲而用則乾坤道下濟而光明也道之所宜人情
其曲禮之天日皆親也各得其禮義之所宜乎周
安行而之而上下親也各得其禮義之所宜乎周
以樂全章先說得最好曰樂記將兩首分開了夫
小兒徐行恭謹曰樂記將兩首分開了夫
○西山真氏曰蓋天地之序也而
之為言也此天地之序也而
不息者地也此天地之序也而
陰陽二氣也此天地之序也而
用所謂天地之禮也此天地之序也而

之禮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增加為之河間
獻王所獻禮五十卷皆是將士禮增加為之河間
班固以禮記為愈於推士禮以天子之禮增加為之河間
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王安石併廢儀
禮而取禮記舍本而取末抵牾又問脩五禮一
茲邪要以私會雅樂益疏略抵牾又問脩五禮一
極力要理會雅樂益疏略抵牾又問脩五禮一
者造雅樂一部皆其杜撰今大孝丁祭所用樂
是也茲諛會雅樂一部皆其杜撰今大孝丁祭所用樂
南狩以文之朝士大夫猶有餘未簡陋無復不
古禮文之朝士大夫猶有餘未簡陋無復不
為大意者欲朝士大夫猶有餘未簡陋無復不
十大夫者欲朝士大夫猶有餘未簡陋無復不
禮樂之書具在志皆識其器數門人欲立樂以
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失其
矣然古禮亦繁縟後人於器數則不復曉蓋書
行古禮亦繁縟後人於器數則不復曉蓋書
今樂中剛修亦恐情文不相稱矣古樂亦難復
其正更令去其唯殺促數之官製樂章其律呂
其正更令去其唯殺促數之官製樂章其律呂

禮訓戒及實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之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乎於是
可謂禮者矣今勤其說附此而大要
志禮樂者其考焉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人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

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

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

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眾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朱子曰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九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朱子曰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發宜專乎動地之發生宜專乎靜此即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

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朱子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

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

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

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

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未句曰其無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陰陽五行無窮盡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

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

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

也三綱見白虎通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

所以節其和之流

東北方條風

東南清明風

東方明庶風

南方景風

西南涼風

西方闓闓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

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

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

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乎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

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

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立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

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

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夫人文相感動而其効至此聲氣之元解見律呂書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為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大極靜虛明通即謂之陰靜動直公溥即謂之陽動一者純一而不雜也其然則生心而能通一天下之理動而所有者一天理流行故有直則天大下之功用周天下之務動靜推一則公溥庶矣作樂之功則實實則暗暗則虛動直者其動也更無所得若少有私欲便得便動

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明通在已公溥後物指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後創新謂誠立明通意又別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僥不信為明者發然明

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非泮

此言坤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性道之理無言道之隱用非靈也與微須靈乃能了然也○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心中自有難曉成道理如君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來則不亦微乎○靈一本作虛義知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一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

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

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

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

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萬

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大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其定之分也。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朱子曰五殊二實實是實理分而言之為五物而言之只是陰陽一實實乃分便是理一分殊分如月言萬川只是一相似乃一名正猶言各正性命大小有定言萬是一無不獲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中庸如天之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大底包在道中而行而不相悖行而代明自有細小夫如道並行而又不相悖行而代明自有細行並育便是天地覆載不相悖行而代明自有細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小分大也教化是說大底大包小小分大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未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

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

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

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

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悞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

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朱子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高貴而化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

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朱子曰天下之勢如熱至極則冷強大六國使不可
欲東漢之末也官制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尺斬陳

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易之
也雖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

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

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

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飾其實而藝者書言之美則愛愛則

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

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母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

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備有短長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

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朱子曰輪轆飾而人非庸徒飾也言自載道之文而人非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

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者

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經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之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前知大惟顏子為得之夫子許多入意思盡在顏子身中發見譬如大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身足以發之發不必行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按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蘊言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

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九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周子看得易活精只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蘊是包得在裏面○易本末有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

帶來首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出
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
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
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繫辭孔子之
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卦看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躰此易之為書所
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
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
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蒙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
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
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
字

朱子曰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
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慾象山之高必懲創之厲
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
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
懲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
二句言損益不息三句言益者蓋以辭第一
句若要不不息須着去忿慾而有所遷改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得福常少而禍常多不
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朱子曰動而得則一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者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諸○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言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各所以再說動

家人睽復無妄第二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此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

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

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

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

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主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

君子之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

昆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其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一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藝彼

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推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

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和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章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賤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變士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二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爲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二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大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章句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樛者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

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慎哉其唯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親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彖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

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

程子曰周子謂一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然非弄規
○朱子曰此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然非弄規
聽也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情
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身不見其背者只如此耳
子解其背謂止也於身四解皆動惟背不動所謂
背者只是其背謂止也於身四解皆動惟背不動所謂
當止也者下文其人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
其所以止者無其人欲則內不見其行其庭不見其人
天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其行其庭不見其人
所以云民其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
也此

按周子二書真所謂性辭為經者朱子之解是
書也亦如解經然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
子之追事也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
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
友傳者之相求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
見矣世之相求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
此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書
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書

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
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說皆也說見同馬溫
公凍水記聞一篤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
或謂周子與胡文恭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
旨強求其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跡於周子
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跡於周子
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
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不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

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亦豈能無但亦是台當如此者

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云不識誠明道程

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決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為決定志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所樂何事

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有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助其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理之海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

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

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

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

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

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

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

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

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

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
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
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
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
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
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大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二節
放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
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
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
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
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馬援論漢二祖也○替明道云揚休山立至色金

志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其兩龍德

止中嚴施斯普○大伊川云規國矩方繩直準平

希矣君子其也○西成不部之文叔榮之知德者

場時得之而南傳之陳章氏曰生羅諸一不德生

知半謝先生李仙李氏傳之史先朱氏安其武又傳其子

五幸謝先生太明傳之史先朱氏安其武又傳其子

也若則有已劉安傳之南生胡安其武又傳其子

出則推朱張之傳人成者

按而身最在當時明

以六之六中喜者明

各洛之六中喜者明

為一洛之六中喜者明

明道君子獻小人

人向之君子獻小人

利者若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

衣冠之禍未艾也其後其言皆中又曰王介甫

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正直不台介甫以

為俗儒不通山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

為有才知變通適用如司馬君實不拜副相以

去范堯夫辭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不以御史面

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懷眾人以為刻薄故害天

之愈堅君既去所用小人之敵俟其隙可乘其害

曲平愈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隙可乘其害

不至如此之甚也嗚呼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

道庶幾焉斯言非過也使其得以為聖人作何如

哉又按伊川先生死之日洛人畏黨無敢會葬政

詞以祭者僅四人故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

其後伊川先生之著年譜而已嘉定間明道先生

大常減格謬謚議云